



尘心盼情

陶雪菲

情盼心尘

陶雪菲 著



10393319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 刚

封面设计：符晓笛

尘心盼情

著 陶雪菲

838000

星辰系列

尘心盼情

(台湾)陶雪菲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6 字数：128 千字

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3 000

ISBN 7-5378-1731-0/I · 1691 定价：9.80 元

第一章

山群管县总鼓，曲干。曲脊扶主韵柔韵户韵善以县野鼓
此命主以韵甜天惑天，我一曲升音不至甚，要重亟与自
，曲脊韵藏娘玄会本，仰御音御曲，韵彩韵韵藏九玄音
韵县韵，丁韵文韵重

温和的暖阳，消融了入冬以来的寒意，曾经充塞天地的严冷，似乎已是好遥远、好陌生的事——如他的心，那冷绝不再、酷寒不再的心。

冷剑尘幽幽逸出一声感触良多的叹息。

十六年的岁月，他所拥有的一直都只是无尽的悲凉与黑暗，看尽了世间总总的残酷无情，不懂什么是希望，什么又是快乐，在他血腥晦暗、宛如地狱的世界中，幸福这个字眼于他而言是遥不可及的。

直到遇见盼盼，这纯净无邪、灵慧可人的小天使，她的柔情似水、她的娇俏慧黠，为他苍凉冷凝的生命洒下了丝丝阳光，让他死寂的心活了起来，一扫过往阴霾，因为她，生命开始有了意义，他衷心感激上苍垂怜，在遗忘了许久后，终于正视到他的存在。

情之所钟的她，是个没有心机的女孩，从一开始，

尘 心 盼 情

辰
系
列

她便是以着傻气的柔情在对待他。于他，她总是看得比自己还重要，甚至不借代他一死，无怨无悔的以生命执着这片痴傻的深情，也唯有盼盼，才会这般痴优待他，天底下，再也找不到比她更情深义重的女孩了，饶是冷绝如他，又怎能不为她心折？

以往，从没有人会为他心疼，也从没有人会关心他，而善良温柔的她竟会为他心痛、为他落泪，那强烈的撼动冲击心扉，自那时起，他便知道自己会万劫不复，冰冷霜寒的心为她消融瓦解，化为缠绵的绕指柔情。

拥有她，是他这辈子唯一的幸运，他不禁要感叹情字的奥妙，一个娇柔的小女人，竟有这能耐，主宰着他的每一寸思维、每一分悲喜，他的每一道呼吸及生命跳动，全然为她而存在。这是他当初所始料未及的，当年阴错阳差的误会，竟会因此使得他与盼盼因绿际会，延伸出这场荡气回肠、刻骨铭心的血泪清缠，当时的痛苦挣扎如今想来，何尝不是格外的缠绵悱恻？他是何其有幸，得与盼盼牵手今生。

他因为太专注于自己的思潮中，以致降低了平常高度的警觉性，不曾察觉一道纤细的身影正蹑手蹑脚地的

尘 心 盼 情

靠近他，优美的唇角浮现一抹似有若无的微笑。

她待在他身后站定，小手立刻飞快的掩住他的眼，露出甜甜的笑容。

“别闹了，盼盼。”冷剑尘失笑地摇了摇头，话中充满了浓浓的爱怜与宠溺。

殷盼云闻言愉快地轻笑出声，松开的小手改环上他的颈项，整个人撒娇似的偎近他，下巴靠上他的肩，在了耳边娇声低问：“你刚才在想什么？想得这么入神。”

“想我最心爱的女孩。”他低道。

“哦？那个人一定是我。”绝美的娇容散发着幸福甜蜜的光彩。

冷剑尘不由低笑出声，“好个大言不惭的女人。”
“本来就是！除了我，谁还能令你这般情牵？”这点认知，她还是有的。
“是，你说得都对。”他回过身来，展臂将她抱坐于腿上，“你伤势还没痊愈，怎么不待在房里休息，又不听话了哦！”

“房里闷嘛！”她噘起红唇，“你又不去陪人家，我只好出来找你。”

尘 心 盼 情

其实她的伤已大致复原得差不多了，是冷剑尘和她那群亲爱的家人大惊小怪，老是放心不下，要不然，她都可以活蹦乱跳的满屋子跑了。

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她自他怀中仰起小脸，闪着天真的灵性双眸直望住他，“等我伤好了之后，你娶我好不好？”

他微一挑眉，“放眼洛阳城，等着娶你的男人多如过江之鲫。咱们以绝色闻名，无人不晓的殷家小美人还怕嫁不出去吗？”

“唉呀，你怎么这样说啦！”小美人不依的轻捶情郎的肩头，“人家就喜只想嫁你嘛！”

“这算逼婚？”深邃的黑眸隐隐浮现戏谑的光芒，取笑意味更浓了。

“对啦、对啦！随他笑去，反正她非嫁他不可，管它脸皮厚不厚。”“你到底娶不娶人家嘛！”

“你说的‘人家’是谁？”冷剑尘故作不解的眨眨眼。

“你在装蒜！”

他忍着不让成串的笑意逸出，“话不能这样说呀，这终身大事，不问清楚怎么行。”

小 心 盼 情

这下殷家小千金可不满了，大发娇嗔的嚷嚷：“除了我还会有谁，难不成等着嫁你的人还为数不少？你给我说清楚哦，要不然……不然……”要不然怎么办？真是糟糕，生平没威胁过人，她不会耶，伤脑筋。果敢”：眷回怕惡發我尘險發”？并恐五真”

这可爱娇憨的神态，换来冷剑尘宠爱的微笑，他的小女人打翻醋坛的模样还真是有趣极了，他忍不住更想逗弄她，“当然啊，要不然你以为你未来的老公这么没行情吗？”庭我量車林友，新淡量我？即我嫌要利”

去”“你……真差劲……花心大萝卜……讨厌……不跟你好了！”盼云推开他，气呼呼地别开小脸。然恐卧，天到喜浓浓爱怜涨满胸臆，原来他的小盼盼也是会吃醋的。去里銀回發要

卧”冷剑尘低笑着拉回她，轻吻了吻她噘起的红唇，不小小年纪，醋劲就这么大，那我娶了你之后，未来的每一天岂不是都没好日子过了？”發我見”，良長回怕難鼠不都“娶……娶我吗？”他答应啦？八文怕寒人變態”

“对呀，我不是早说过要娶你为妻的吗？”瞧瞧他小娘子那是什么表情，“何况，你我早有了‘肌肤之亲’，你全身上下所有的‘精华’全让我给看尽了，我

尘 心 盼 情

不负起责任成吗？”
 肌肤之亲？盼云一愣一愣的，好一会才后知后觉的
 会过意来，急急叫嚷：“那不算啦！我只是在帮你取
 暖，又没有真正……”
 “真正怎样？”冷剑尘好疑惑的问着：“如果这样
 还不算肌肤之亲，那要怎样才算？”
 “当然是……”盼云一窒，细致的娇容倏地烧红，小
 “我就不信你不知道！”
 “你要教我吗？我是觉得，这种事最好到房里研究
 会比较好啦，要不然光天化日之下，我做不出来。”老
 天，他忍笑忍得好辛苦。
 “我……你……讨厌啦！”她简直羞死了，转身便
 要躲回房里去。
 “就这样走啦？不陪我一道去见我的准岳父？”他
 气定神闲，从从容容的丢来这一句。脚步顿了下，她不
 解的回过身，“见我爹？要干嘛？”
 “想娶人家的女儿，不跟未来的岳父提亲，难不成
 你想随我私奔？”
 她皱皱俏鼻，说：“才不，私奔好丢脸。”
 “那就是喽，走吧。”冷剑尘朝她伸出手，盼云笑

得好关怀，挽着心上人甜甜蜜蜜的朝大厅走去。

意同出云侧，公联”，上良尘险外西朝日游光目

盼云“成亲？”殷年尧来来回回看了他们好几次，目光还转不开来。冷剑尘就沉稳多了，他始终面不改色，很有耐心的等着殷年尧的答覆。

真是女大不中留，瞧瞧他小女儿那是什么表情，活像担心嫁不出去似的，此时他要是说个“不”字，小盼云一定会冲上前来和他拼命！他不看盼云，将目光定在冷剑尘身上，“有必要这么急吗？盼云的伤势都还没痊愈，恐怕……”

冷剑尘正欲开口，盼云早他一步焦急地说道：“好了、好了，人家的伤早就好了。”

噢，这个花痴盼云！在场众人闻言莫不掩嘴窃笑。她就这么急巴巴的往人家身上粘，想嫁人想疯了是不是？真是丢人哦！

听到这回答，殷年尧更是泄气的不想看女儿，他怎

尘 心 盼 情

么会养出这样的花痴咧？

目光依旧停在冷剑尘身上，“那么，盼云也同意了？”

很明显，这叫做明知故问，甚至是针对小女儿的嘲笑成份居多。冷剑尘听懂了他的含沙射影，莞尔道：“不是的，她同意。更正确的说，半个时辰以前向我逼婚的人就是她。”

“噢，天——”现场不约而同的响起惊叹声。

因为盼云的关系，已然出阁的三位千金——纤云、落云、行云，皆偕同夫婿赶回家来，在她伤势好转后，身为丈夫的三人也体贴爱妻与家人难得聚首，于是延缓归期，让她们姐妹多相处一些时候。所以，这阵子的殷府上下可谓热闹非凡，光是落云和盼云拌嘴的精采盛况就够瞧了，更别提几个大男人谈古论今、舞文弄武的比划下来，殷府还有宁日吗？

“拜托你，殷盼云，以后出门千万别告诉别人你是我妹妹，最好当我们不认识。”殷落云受不了的翻翻白眼，真是丢人现眼，这种妹妹真是她的耻辱。

“你以为我希罕哪！”盼云回她一个可爱的大鬼

尘 心 盼 情

脸，“也只有二姐夫才能忍受你，蠢二姐。”少五十步笑百步了，白痴二姐也没比她好到哪里去。

“殷盼雪，你说什——”

落云跳了起来，正欲发飙之际，一个淡然的嗓音响起——

“小蠢蛋，胎教！”裴慕凡似笑非笑的睨着她，小雌虎立刻乖乖的收了气焰，像个小媳妇般温顺的坐了回去，一前一后的差异何止天壤之别。

啧，二姐愈来愈没志气了，被二姐夫吃得死死的。
“呃……各位，好像离题了，”殷行云出面将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原来的话题上，“我们要讨论的，是盼云的婚事。”

对哦，连主角本人都差点忘了。盼云赶忙将目光调回父亲身上。

“你们都想清楚了？”殷年尧慎重的问道。
“就等您点个头。”冷剑尘回以同样坚定的神情。
殷年尧沉默了半晌，在盼云屏息凝神、目不转睛的凝视下，忽尔，他抚掌而笑，“丫头，去问问人家要不要你这小麻烦。”

尘心盼情

这算是婉转的默许了。

盼云笑逐颜开，欢欣地上前拥抱她亲爱的爹爹。

“谢谢爹！盼云爱死你了！”

啧啧，真是现实的丫头。

殷年尧不禁又出言调侃：“我说丫头，你是不是抱

错人了？”

盼云因这别有所指的暗喻而羞红了耳根子，不依的

扭着身子抗议，小女儿的娇态显露无遗，“爹，你好

坏，不理你了啦！”

殷年尧见状，开怀的畅笑出声，“剑尘呀，以后这小麻烦就交给你去烦心，我可管不了这么多喽！”

“小婿求之不得。”冷剑尘会心一笑。

喜事一敲定，身为姐姐、姐夫的人自是不吝惜的送上祝福，一向即将成为新嫁娘的盼云及准新郎偕道贺。

又要嫁女儿了。这是一桩天大的喜事，对殷年尧夫妇而言，更是交织着感触良多的复杂情怀，眼看着女儿们一个个由襁褓到孩提，他一路细细呵疼，年复一年，逐渐的长成众家君子追求的窈窕淑女，再由少女到为人妻、为人母，一个个觅得好归宿，内心的满

尘心盼情

足与欢欣自是难以言喻，然而看着疼爱多年的女儿一
一离他远去，淡淡的感伤与落寞却是难以抑止的，她
们每一个都是他的心肝宝贝，他是多么的舍不得她们
呀！

思及此，他不由想起另一个问题，转首望着盼云
问：“你们婚后会继续与我们同住吗？”

盼云望向冷剑尘，她一切全依他，脑海里唯一的信
念，是一生跟随他，不论是留在洛阳，或是随他到天涯
海角。

冷剑尘能体会岳父大人的心境，却不得不回覆他令
人失望的答案，“不，我另有打算。”

“哦？”殷年尧难掩失望，他本以为冷剑尘该会同
意的，毕竟他孑然一身，除了盼云便无任何牵系，若与
盼云成了亲，他们便是他的亲人，留下未尝不是件皆大
欢喜之事。

“这便是我今日预备告诉您的第二件事——我要回
冷家庄一趟。”他是个不孝的儿子，十六年来不曾上过
父母的坟，任爹娘、兄长孤独凄凉的在九泉之下一日盼
过一日，他却始终杳无音讯，连奉上三炷清香都做不
到。

尘心盼情

吗？很难想像耶。”瞧他对盼云那深情万缕的模样，光是眼眸中那抹温存醉人的柔情就完全不似传闻所言那般无血无泪。 静真的掌骨酥软夫——又，恋爱的甜

“盼云将他颠覆得很彻底。”

纤云望向若有所思的丈夫，“段郎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我只是想起盼云曾经对我说过的一些话。”段飞星沉思道。

“哦？她说了什么？”

“她说，每个女人一生总会傻那么一次，你是为我而傻；而她，坚持用她那薄弱的力量守护着冷剑尘冰冷的心，无论能否温暖他冷寂的世界，也不会去计较值不值得。”

“是啊，我们殷家的女孩个个痴傻，一旦认定，便无怨无悔。”殷行云也感触良多的低叹。

楚天磊拥着娇妻的双臂紧了紧，“傻云儿。”这番话，他完全认同，因为怀中的女子也曾为他尝尽苦楚，悲绝断肠犹痴迷不悔。

“但我们傻得值得。”纤云与身旁的夫婿对望一眼，幽幽柔柔的说：“我想盼云——她也是值得的

尘 心 盼 情
